

刑警故事

Xingjing Gushi

倪明◎著

左岸有时觉得，自己正面对一只**魔盒**，打不开是一种遗憾，打开了也许有更大的遗憾

但是，**警察的天职**不允许他患得患失，他的任何抉择必须符合法律要求和案件的**真实面目**

放弃良知，就是在放弃警察的**职业操守**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刑敬故事

著 *Xingjing Gushi*

倪 明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刑警故事/倪明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9. 6
ISBN 978-7-5396-6666-2

I. ①刑… II. ①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96828 号

出版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宋潇婧 周 康 装帧设计: 褚 琦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(0551)65661327

开本: 700×1000 1/16 印张: 22.25 字数: 360 千字

版次: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58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谨以此书记述我的刑警生涯和寄托
我对那段日子的怀念。

—

左岸刚躺下就接到高适的电话,要他去办公室。

推开门,高适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,嘴里叼着一支烟,室内烟雾弥漫。

“这么晚有急事啊?”左岸问道。

高适没有正面回答,问一声:“周丽在家吗?”

左岸摇摇头。

“还在冷战?”高适问。

“何止是冷战。”左岸苦笑着。

“至于搞得那么僵吗?”高适不解。

“一家不知一家事啊!”

高适看到左岸眼中的无奈,就没再说下去了。

“有件事我要告诉你。”高适对左岸说,“今天洪局找我谈了,局党委决定送我到公安大学学习,接替刑警队长的人选正在酝酿之中,我也谈了自己的意见,现在就怕老刘工作不好做。局里还在权衡,我们应当争取一下。”

左岸看看高适说:“我不完全明白你的意思。”

高适递给他一支烟,接着说道:“我的意思是你直接找洪局长说出个人想法,也算是种态度。”

左岸默默地吸了几口烟,然后说:“是叫我主动去争取?”

高适点点头。

左岸停顿了一会,又说:“人人都想进步,我也一样。但让我去要官,我说不出口。”

“汇报想法不等于要官,你的认识太狭隘了。”

“我和周丽闹成这样子，自己都觉得灰头土脸，哪有心情向局里提这说那的。”左岸苦笑着摇摇头。

“小夫妻吵架满街都是，没有人会大惊小怪，你也不要给自己扣帽子。我看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”

左岸还是摇着头，说：“老刘是我们刑侦工作的‘师傅’，他更有资格接替你，我的机会比他多。”

高适见左岸态度坚决，调转话题道：“我对老刘也很有感情，他人品好，对我工作非常支持。但我俩毕竟同学一场，谁轻谁重我有自己的考量，我对你要尽到自己的责任。”

左岸和高适是省警校同班同学，一道被分到县局工作。高适留在刑警队，从侦查员一步一步成为刑警大队长。左岸被分配到乡镇派出所，高适当副大队长时，经他举荐，左岸被调到刑警大队，从乡镇调到县城是许多基层民警的梦想，能成为一名刑警更不容易。所以，高适对左岸有知遇之恩。

“今天省厅又转来一封信……”高适欲言又止。

“还是反映罗锐案件的吧？”左岸问。

高适点点头说：“信上把我俩说得比旧警察还要坏。”

“反正罗锐一天抓不到，这口黑锅我俩都要背着。”

高适笑笑，望着左岸说：“我们整天为别人伸张正义，轮到自己需要‘伸张’的时候，反倒觉得无门。”

“不能算无门，只有靠自己。”左岸纠正道。

“上学前我还要做点准备。”高适又扔给左岸一支烟说，“谁主持大队工作局里还没明确，我以私人身份请你这两天把工作张罗一下。”

左岸看看高适，未置可否。

“就算帮我一个忙吧。”高适又追上一句。

“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能说什么。按常理大队长离岗应当由指导员主持工作，我答应下来怕别人误解。”左岸显得很为难。

“这个道理我懂。这次是一种非常规安排，以后你会慢慢理解的。”高适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

离开高适办公室，左岸没有丝毫睡意。他回到家，一个人坐在阳台上。外面凉风习习，一弯新月清辉融融。他感到很累，自从母亲和周丽发生争

吵,母亲回了老家,他就没睡过一个整夜觉。想想结婚三年多所过的日子,心里很不是滋味,媳妇和母亲经常磕绊让他既伤神又无奈。婆媳不和,谁都认为自己有道理,谁都不是完全有道理;说出来彼此不服气,放在心里互相猜忌;积压多了就生出许多无名火,不知什么时候会被点燃。左岸总觉得日子过得提心吊胆,很多时候伸手不是,缩手又不是。她们的心事往往讳莫如深,不挑明了解决不掉,说穿了有时又会适得其反;很多事说不出对错,有的事本来就没有对错,家务事有多少能评出公理?

左岸内心对周丽有点怨气,觉得她不够宽容,缺少应有的尊重。总把自己看得很重要,其实是一种自私。高适说过,男女双方的家境悬殊太大,婚后容易生气。也许婚姻真需要门当户对。

二

左岸走进办公室,吴宏运捧着茶杯笑盈盈站在门口。“恭喜你荣升,什么时候给酒喝?”左岸刚坐下,吴宏运脸上堆着殷勤的笑容望着他说道。左岸瞅他一眼,道:“又在散布小道消息,想酒喝不需要找借口。”

吴宏运把茶杯放到桌子,抠出一支烟递给左岸,睁着大眼睛说:“你真不知道?我现在告诉你,老刘正在找局长哩,他坚决不当大队长。”

左岸点上烟,一句话没说。吴宏运又一屁股坐到对面椅子上,小声说:“我得到消息,高大队长学习结束不回大队了,局里正在物色新的刑警大队长。洪老板的风格是‘刀劈豆腐两边光’,让刘指导接任,知道他拿不下来,让你干又怕得罪老刘,所以,迟迟下不了决心。我昨晚酒喝多了,故意跑到老刘家给他吹吹风,想叫他主动让出来,没想到一大早他真跑到局长那里声明自己当不了大队长,还极力推举你。洪老板有台阶下,你当大队长就成定局。”

吴宏运见左岸还不说话,补上一句:“你当大队长是人心所向。”

左岸这才笑笑说:“指导员谦虚,凭他的资历和人品我们谁不服他?”

吴宏运往前凑凑道:“老刘人好,但文化太低。当配角凭一副好心肠差不到哪儿去,当主角肚子没东西人家不服你,就是干上了也撑不过多久。他主动不干很明智,让人看出他高风亮节。”

左岸很不自在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“不瞒你说,大家都佩服你。高适适合搞政治、当官,干业务你比他更强。”吴宏运把头伸到桌子中间,生怕左岸听不清楚。

吴宏运这番话让左岸感觉心里很别扭。他不喜欢别人当面恭维自己。指有长短,人有短长,刻意去对比就是搬弄是非。

“我不干了,这个流氓欺人太甚。”曹颖突然满脸通红地跑进来,一骨碌把照相机、油墨滚、指纹卡统统甩到左岸桌上。“哪个泼皮胆大包天,竟敢欺负到我们警花头上?”吴宏运见曹颖怒气冲天,瞪起眼睛,握着拳头,大声叫道。曹颖知道他是幸灾乐祸,轻蔑地看他一眼说:“假洋鬼子,怎么看你也不是那种仗义的人。”吴宏运悻悻地笑着,不敢再说。

曹颖是大队的兼职情报资料员,负责在押人犯的情报资料收集工作。“什么人把你气成这样?”左岸知道曹颖是一戳就跳的脾气。“就是那个流氓伍畏。我去给他捺手印,他非得要我取下手套攥住他的手他才让捺,我警告他不要耍流氓,他嬉皮笑脸地说摸摸我的手再加他三年刑也不上诉。你说这种人无耻到什么程度?”曹颖气出眼泪来。

“岂有此理!”左岸重重地拍着桌子,“我去收拾他。”他站起来直奔看守所,闻讯赶来的刑警把伍畏提到审讯室,没等他求饶就七脚八手一顿暴打,指导员刘朝晖赶来劝阻时,伍畏已经鼻青眼肿。

三

鹿起县有百万人口,公安民警两百多人,刑警十五人。由于临近省城,经济相对发达,人员流动量较大,社会治安形势一直不好,刑事案件高发,刑警们压力很大。两任大队长都是因为压力过大主动请辞。

刑警是个既不能养老也不能养小的职业。资历太浅经验不足,难以对付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;年龄太大体力不支,吃不了各种各样的苦头。刑警的“头”更不好当,一年到头总有办不完、破不掉的案子压在头上,一时一刻都不得轻松;长年累月超负荷工作能把身体拖垮,长时间的精神压力能让意志坍塌。业内人都认为刑警队长任期不能超过五年,否则,就超过了人的生理极限。

当刑警自然都想最终能成为“掌门人”，左岸也不例外。高适离开似乎为他洞开了一扇希望之门，他也想跨过门槛去一展身手，实现自我价值。左岸想归想，心里却极度犹豫。指导员已经年近半百，从部队转业十几年，搭档过几任大队长，他憨厚老实，兢兢业业，工作经验非常丰富。当主官尽管也有一些不足，但他的人品、资历能让他拥有足够的威望。他接任更符合人事更迭的自然规律，这也是他最后的机会。左岸自然不愿同他去争，不能和一个机会不多的人去争夺机会。

曾小灿通知左岸去见局长、政委。

推开局长室的门，洪局长和朱政委已经坐在办公桌前等他了。

“高适去学习的事你知道吧？”洪局长看着左岸问道。

左岸点点头说：“高适告诉我了。”

“省厅要求我局选派一名优秀的基层主官到公安大学深造，局党委研究并报县委批准决定派高适同志参加，你看怎样？”洪局慢声慢语，像是在背诵文件。

左岸连忙答道：“我赞成，我没意见。”

“高适是不是合适人选？”政委又追问一句。

左岸有些糊涂，明明事情已经决定过，局长、政委的口气好像还是在征求意见，不知道是一种工作方法还是一种谈话“艺术”。

“高适有思想、业务熟，非常敬业，经过深造一定会大有作为，会把刑侦工作干得更好。”左岸急着拼凑上几句话，也是他真实看法。

“你们是同学，又一起共事多年，你最有发言权。你对他评价很中肯，说明党委选人选对了。”洪局长面带笑容。

“你和高适各有所长。你也很优秀，只是不在‘基层主官’的岗位上，所以，他要先行一步。”面对洪局长的解释，左岸只好生硬地笑笑。

“高适去学习，刑警大队谁来负责各方面都很关注。”洪局长还是慢声小语，“按职务应当是刘朝晖接替，按资历王四清也是人选，他们俩经验丰富，人品也好，工作踏踏实实，谁干都能讲得过去。但是，刑侦是一支年轻的队伍，专业性很强，年龄、知识对这支队伍未来发展至关重要，所以，局党委决定由你来主持刑警大队工作。”

左岸虽然不愿争当“主持”，但潜意识里也认为自己很有可能。但是，正

式听到决定,他又觉得是自己抢了刘朝晖和王四清的位子,有些于心不忍。

“朝晖和四清同志姿态很高,一个写了书面报告,一个当面做了汇报,都说自己不适合主持刑警大队工作,并且一致推荐你。”洪局长看看左岸接着说,“这说明两个老同志境界很高,他们都非常信任你,希望你珍惜这次机会,不要辜负组织和大家对你的厚望。”

左岸点点头,有些感动,也有些紧张。

洪局长又说:“让你主持工作并不代表将来刑警大队长非你莫属,只能说希望你希望最大,最终结果要看你个人努力。”

说完,局长、政委一起看着他。左岸愣了一会,说:“我明白!”他额头上开始冒汗。洪局长站起来走到他身边,问:“你和周丽已经和好了吧?”左岸摇摇头,道:“还是那样。”洪局长拍着他的肩膀说: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,可以以小见大。家庭搞不好怎么能带好一个单位呢?老主任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,你要好好待她。”

周丽父亲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,也是洪局长的老上级。

四

高适走进左岸家,看到屋里一片狼藉,信口感叹道:“家乱思贤妻啊!”

左岸面无表情地白他一眼,说:“不要捅人伤心处,我已经够落魄了。”

“我看不全是。”高适嬉笑着说。

“为什么?”

高适又隐晦地笑笑说:“更自由,更自我啊。”

“我没感觉到。”左岸板着脸。

“也许还单身得不够吧?”高适笑得更俏皮。

左岸住的是近六十平方米的套房,生活设施比较齐全,是同龄人中最好的房子。凭他的资历享受不到这样的住房,局里破例是因为周丽父亲的影响力。

刚下过一场小雨,天气仍然有些湿热,蝉鸣已经不那么有力,更像是一种挣扎。

阳台上,左岸和高适长时间默默地吸烟,仿佛都不愿打破这难得的宁

静。天空中明月高悬，繁星点点，薄雾轻飘。他们想起了警校生活，想到许许多多这样的夜晚：几个人结伴而行，漫步在幽深的小路上，讲述自己的故事，畅谈人生、理想、爱情；男男女女围坐在月光下，吹口琴、弹吉他，唱苏小明、邓丽君；一个个仲夏夜青春的约会，让年轻的他们心潮澎湃，豪情万丈。那是个激情四射的季节，让人一生怀想，永远眷恋。

“我也许不会再回刑警队了。”高适打破沉寂。

“我想也是。公安大学是公安系统最高学府，回来后组织上一定会重用。”

“组织上有所考虑是肯定的。”高适停了一下，接着说，“我的问题解决了，你也得抓住机遇。”

“叫我主持，就先干着瞧吧，如果不能胜任也怪不到任何人。”左岸说道。

“不是你干不了，凭你的智商只会干得比我好。”

“我对自己认识很清醒，能算个称职的干活‘把式’，成不了合格的当家‘掌柜’。”

“算你说对了。刑警队长其实就是一个干活的‘把式’，‘掌柜’当得好不好不重要。”高适笑着说。

“我觉得我更适合跟着别人干。”左岸靠到椅子上，把两条腿伸向阳台的栏杆。

“工作上我毫不怀疑你可以接任大队长，但是，如果有两件事处理不好，也许会出现变数。”高适说得很认真。

“哪两件事？”左岸问。

“一个是罗锐的案件，一个是你们夫妻关系。”

左岸停了一大会没接话。他以为高适要提醒自己管住自己的性格，和领导搞好关系。“罗锐案件我一定会抓住不放，把工作做到山穷水尽。是不是肯定能抓到他，谁也不敢打下包票，他毕竟不是一般的对手。”

高适点点头，说：“世界上的案子不可能全都破掉，但是，罗锐的案子有特殊性，他不归案我们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我担心等你转正时再有举报信，给你扣上工作不力或徇私枉法的帽子，你也许是有口难辩。”

“有理还怕说不清？组织可以调查嘛！我相信世间自有公道在。”左岸并不在乎。

“你想得可能太天真。”高适说，“天下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太多。有时候只要你受怀疑，可以不需要怎么去证明。通行的做法是既不追究你，也不会重用你，叫你有话讲不出，只能自认倒霉。”

“真是这样我就认了。”左岸听了有些动气。高适笑笑说：“硬扛虽然不失气节，但还是一种消极的做法，积极的办法是让这种情况不要发生。”

“积极的办法就是把罗锐抓到，我们何尝不想？罗锐真抓不到我也不甘心，同一个校门里走出来的对手，谁败了就是无能。”左岸刚说完，高适突然握住他的手连声说道：“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！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！”

“过去的工作虽然做了不少，但都是按常规套路在进行，说是在走程序也不过分，反正有很多应付的东西。汇报起来会无懈可击，但针对罗锐这样的人很难奏效。我们一直都是人少事多，我很在乎日常工作，抓不好怕影响集体声誉，没有真正集中精力投入这个案件中，所以，出现目前的状况也在所难免，责任都在我身上。”高适诚恳地反思着，表情很沉重。

“常规工作是必需的，谁都不敢不在这上面下足功夫。你追求完美，往往会顾此失彼，这也可以理解。”高适事事都想走在别人前面，比别人更累。左岸虽然有自已的看法，也不想伤害他。

“你应该接受我的教训，另辟一条新路。罗锐虽然不笨，但任何方面都无法与你相比，关键要痛下决心，集中攻坚，不能再像我那样‘温水泡茶’。”高适望着左岸，目光中充满期待。左岸把腿从栏杆上拿下来，郑重地说道：“我答应你！为了你，为了我，也为了我们大家。”高适一直在反复叮嘱，既有对左岸的期待，也说明罗锐案件是他一块重重的心病。

“过了这一关，我们都会有另一番天地。”高适马上高兴起来，仿佛左岸的承诺会给他们带来一片光明。左岸没想过抓到罗锐能给自己带来什么，但是，抓不到一定会有人耻笑，有人鄙视，有人质疑。失败就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。左岸对荣誉看得很淡，对赢得尊重却非常在乎。

“你和周丽不会离婚吧？”高适改变话题。

左岸看了高适一眼，许久说一句：“现在不好说。”

“有这么严重吗？”

左岸没有回应，似乎不想多谈这个话题。

“你俩的感情并没有破裂，怎么会到那种地步？”高适不相信。

左岸摇摇头,继续抽烟。

高适把双腿盘到椅子上,似乎要打破砂锅问到底。他知道左岸轻易不谈他们夫妻的事,“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”,各家的“经”又各有不同,说还说不清楚,听了更糊涂。有的是一己的体验和感受,别人无法理解;有的是个人隐私,对局外人难以启齿。正是因为这么微妙,才有人感叹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。

“婚前为爱情,婚后过日子。生活总会有矛盾,我们要以平常心对待。你所遇到的矛盾大部分家庭都有过,但是,两口子因此离婚的必定是少数。”高适认为是左岸的性格把普通的家庭矛盾放大了。

“我家的情况你都知道。父亲早逝,我和妹妹是母亲一人拉扯大的,女孩子长大都是‘嫁出门的姑娘泼出去的水’,我赡养母亲天经地义。周丽总是嫌弃母亲这也不好、那也不好,从吃喝穿戴到起居待人,样样不如她的意。人都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养成不同的习惯,谁对谁错本来就没有定论。母亲的生活方式已经根深蒂固,即便不好,一时也很难改掉,她不应该经常责备,更不能对她动气。”左岸说得很动情。

“婆媳之间的矛盾是‘剪不断理还乱’,大是大非、鸡毛蒜皮什么都有。有才是正常的,没有反而不正常。我们家也一样,家属也是有意无意地说我父母是城里的‘下里巴人’,我心里很不舒服。好在我们没有生活在一起,不然,我的日子不比你好过。”高适说道。

“你好像是在刻意安慰我,我不需要同情。”左岸对高适的话有些介意。

“我想安慰你但不是刻意。家庭矛盾没必要看得太重,夫妻间也不要较真,生活就是在过一道道坎,太平淡就不叫生活。”高适始终很平静。

“离婚不是我想要的选择,但是,如果不能让母亲安度晚年,我宁愿一个人陪着她。”左岸深深呼吸一口,抬眼望向天空。

月色退去,碧空依然星斗阑珊。

“你打算冷战?”高适问。

左岸转过头,说:“怎么‘战’我没想过,反正我不会妥协,更不会让步。”

“你想过后果吗?”高适看着左岸模糊不清的脸。

“没想过,但能够想到。”左岸说得很含糊。

“也许是一种高昂的代价?”

“多大代价不知道。但我有自己的底线，守住它我可以不计代价。”左岸说得很坚定。

“你可以选择别的方式。比如：争而不斗，斗而不破，暗斗而不明斗。把冲突变成你们夫妻间的私事。”高适细数出各种方式。

“何必这么讲究？太复杂了吧？我恐怕没有那种耐心。”左岸没有听进去。

“方法很重要，处理家务事也一样。弄不好影响的不是你一个人，我也会成为牺牲品。”高适说完，叹了一口气。

左岸完全没想到高适会有这种担忧。这件事板子只能打在自己身上，怎么能连累到他？他一贯少年老成，有点多虑。

“怎么会影响你？”左岸茫然地问。

高适哼唧一声没说出来，给他递上一支烟，说：“根据我的判断，你和周丽的关系处理不好，就很难当上刑警队长。不让你转正的办法是用我来把你的路堵死，所以，我学习结束还要继续担任刑警队长，这样做可以掩人耳目。”

“有这么险恶？”左岸用怀疑的目光看着高适。

“不能说‘险恶’，应该是一种策略。”高适似乎坚信不疑。

左岸有些将信将疑，他虽然有自己的认识，但对于这些事往往更相信高适的判断。

“人到弯腰处，不能不弯腰啊！”高适叹息一声，又轻轻拍了一下左岸的肩膀。

五

左岸走进办公室，发现自己的办公桌已被挪走。刘朝晖、王四清、吴宏运还有内勤曾小灿正笑嘻嘻地站在那里迎着他，刘朝晖主动解释说：“那间屋里有电话，内勤也在这边，你到那边办公方便些。”

左岸认为他们的动作似乎快了点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他迫不及待。王四清看出左岸的心思，半真不假地说道：“这是我们集体研究的，旁人有什么看法我们负责解释。”左岸只好笑着说：“你们是在‘赶鸭子上架’。”

曾小灿沏好一杯茶，左岸收拾着自己的东西。曹颖进门看到左岸，惊呼道：“城头变幻大王旗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吴宏运走到跟前，看着曹颖说：“听口气像是外星人，发生这么大的事你还不知道？”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。曹颖有点尴尬，瞪他一眼，说：“你不损人没人把你当成哑巴。我是外星人，你就是一个长舌妇。”吴宏运落个没趣，大家又笑起来。

“老吴关键时刻还是很给力，揍伍畏他是第一个‘负伤’的。”王四清一本正经地给吴宏运圆场。

众人听了，都冲着他笑。那天吴宏运挥起扫帚准备打伍畏，把头顶上的灯管打碎了，自己身上划出几道口子。

吴宏运跟着伸出胳膊说：“凭这伤势起码要吃顿压惊酒吧？红汞都擦掉好几瓶。”

“据我判断，这顿酒会有的，可能要等你伤好以后。”王四清煞有介事地说，偷偷望曹颖一眼。

曹颖知道他俩一唱一和是想敲一顿饭吃，斜睨着王四清说：“我看你像革命队伍中的‘叛徒’，是被酒菜拉下水了。”曹颖故意端着脸，王四清也装得很无辜，伸着舌头绕到她背后，学起“跛腿鸭”一瘸一拐转着圈子。大家笑得前仰后合，个个都直不起腰。

六

左岸又翻开罗锐的案卷。

罗锐，生于1968年，国字脸，高鼻梁，身材魁伟，同学称他“东北佬”。因为是同乡，罗锐警校读书时和高适、左岸走得很近。他生性豪爽，为人仗义，因为经常“仗义”过头，也有人叫他“一根筋”。

一次，高适用粮票跟学校门口的小贩换花生，小贩克扣了斤两，罗锐知道后硬是罚那个小贩赔一倍的花生，还打小贩几个耳光。小贩告到学校，罗锐落个记过处分，后来因此被分配到最偏远的农村派出所工作。

罗锐的家境和左岸有些相像，父亲去世早，一个哥哥是智障，母亲为了给罗锐哥哥看病，几乎倾其所有，经济上一直非常拮据。罗锐上学时每月还从伙食费中节约几块钱补贴家用，他后来常说在警校两年没吃过一顿饱饭。

由于家境不好,加上他工作的地方过于偏僻,所以,找对象成为一大难题。罗锐的理想是在县城找个女朋友,日后成家能让小孩受到良好的教育,同时,逢年过节把母亲、哥哥接来住。可是,城里的姑娘大都嫌他家住农村,工作单位离城区太远。几经周折,罗锐总算在城关结识一个女孩,左岸和高适还专门请了一回客,他们三个人都喝得酩酊大醉,罗锐醉酒后还大哭一场。他平时泪不轻弹,那天,是悲喜交加。

罗锐的女朋友是一家商场的营业员,长得很漂亮。父母下岗后在闹市区开了一间商店,家里经济条件很好。两个人一开始相处得顺风顺水,高适还夸他艳福不浅。后来左岸听说这个女孩交友很乱,跟罗锐谈恋爱的同时还和许多男孩来往密切。左岸几次想把这个消息告诉罗锐,高适不同意。他说婚姻要缘分,缘分到了拆也拆不散,没有缘分捏也捏不成,同时,还担心罗锐的性格有些偏激,怕他把握不好惹出事来。左岸听从高适的意见,没有告诉罗锐。

一天傍晚,高适突然打电话跟左岸说罗锐出事了。原来罗锐发现女友与别的男人交往后提出与那个男人决斗,对方是城关出名的混混,对于罗锐的愤怒也毫不示弱。他们在一个河滩上见面,盛怒中的罗锐一出手就将那个人置于死地,从此他便下落不明。

追捕罗锐一直是刑警大队的重头戏,高适亲自挂帅,王四清副大队长具体负责,孔识丁当主办侦查员。左岸因为主抓现行案件,一直没有深度介入。罗锐长期没有落网,死者亲属告状不断,认为公安机关庇护自家干警,社会上也有不少附和声。高适和左岸因为都是同学,也被牵扯进去,有人写信说他俩是直接的包庇者。

左岸把案卷仔细通阅了一遍,找来王四清和孔识丁,想听听他们的意见。

“罗锐的社会关系并不复杂,父辈只有一个姑母,姑母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江西上班,一个在广东打工;母亲兄妹三个均在湖南老家,很少来往。罗锐小时候去过舅舅家一趟,成人后感到那些表亲看不起他这个乡下亲戚,以后就不再往来。外公外婆去世后,罗锐母亲年事已高,加之时刻需要照料残疾大儿子,十几年没回过老家。罗锐与同学联系很少,没有人和他特别要好。社会交往也很简单,知己朋友就三四个人。”王四清把罗锐的社会关系

刑
警
故
事

梳理了一遍。

“这些关系人我们筛过几遍，没有发现案发后罗锐与他们有任何联系。湖南我们先后去过两趟，那边所有亲戚一一做过排查，他们的确联系很少，许多人不认识罗锐。我认为这些浮在面上的关系人，不具有隐蔽性，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同他们联系，罗锐更不可能，所以，围绕这些人开展工作不会有实质性效果。我们把想法向高大队汇报多次，他并不否定这种看法，但又要求我们不能舍近求远，必须盯住眼前的关系人不放。”孔识丁补充一些情况，并表明他个人的看法。

左岸从表情上能感觉出他俩所承受的压力，两年多过去了，局外人也许会渐渐淡忘，经办人的压力却在天天增加，这种感受别人无法理解。

“当我们不能判定哪条路是捷径时，把基础工作做牢做透是应该的，过去的工作虽然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，但它必不可少。如果这些人能够完全排除，就是我们的工作成果，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另辟蹊径。”左岸首先肯定了过去的工作，他知道孔识丁和王四清有共识，认为需要跳出原来的思路找到新的办法。高适的做法是遵循案件侦查的程序要求，符合一般性的侦查规律。他们都有各自的道理，究竟哪种想法更符合这个案件的实际，左岸需要有自己的判断。

“这个案子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大家都知道，别人猜疑也好、告状也罢，我们不要去理会。但是，罗锐是个杀人逃犯，我们必须抓住他。刑警多以成败论英雄，我们应该当一个成功的‘英雄’。”左岸说着给他俩发支烟，三个人开始“腾云驾雾”。

王四清点点头，没吱声。

孔识丁沉默了一会说：“我们最窝火的是被人误解，包庇是丢饭碗、待班房的事，谁会那么糊涂？工作累点苦点算不了什么，最不能忍受的是人言可畏。”孔识丁性格内向，也很耿直。他爱读书，满腹经纶，同事称他“老夫子”，其实还是个未婚的单身汉。

“罗锐熟悉公安工作，明显的社会关系他是不会去联系的，如果在这一块花费的精力太多，我认为不会有多大效果。”王四清还是说出了自己的观点，停了一下又说，“我的想法不一定正确，依你拍板为准，我服从。”“案子在你们手上这么长时间，你们的感触最深，最有发言权。”左岸说道。王四清了